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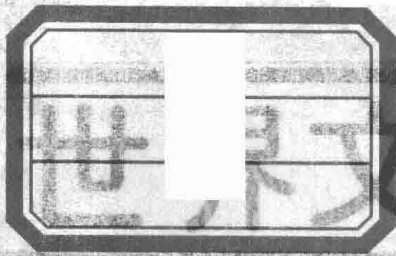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巴斯特納克：

齊瓦哥醫生

13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全集

巴斯特納克：

齊瓦哥醫生



13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世界文學全集13

精裝39大冊

定價10600元

編纂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者：喜美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114號

總經銷：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門市部：台北市萬大路576號

電話：3019692·3038722·3077633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

齊瓦哥醫生

目

錄

第一章	五點鐘的特快車	一
第二章	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女孩	二五
第三章	斯文蒂茨基家的誕舞會	八三
第四章	無可避免的時刻	一二〇
第五章	告別舊時代	一七〇
第六章	莫斯科的困居	二一四
第七章	乘車去烏拉爾	二六九
第八章	到達	三二七
第九章	瓦利基諾	三五九
第十章	公路	三九八
第十一章	林中兄弟	四二七
第十二章	鹿梨樹	四五六
第十三章	雕刻建築的對面	四八七
第十四章	重回通瓦利基諾	五四一
第十五章	結局	六〇一
第十六章	尾聲	六五〇

第一章 五點鐘的特別快車

他們繼續走，一面唱着『永恒的安息』，當他們的歌聲間或停下來時，他們的腳步，他們的馬和一陣陣的風似乎仍然在歌唱。

旁觀的人們讓路給送殯的行列，他們數着有多少花圈，並且在自己胸前劃着十字。有些好奇的人走攏來，問道：『是誰家出殯呢？』——『齊伐哥，』有人答道。——『怪不得啦，怪不得啦。』——『可不是他呢，是他的太太。』——『噯，還不是那麼回事。願她的靈魂安息。這是一個很講究的喪禮啊。』

最後的時刻逐分逐秒地一去不返了。『天主的大地和它的一切，大地和居住在其中的一切。』教士劃着十字，一面把泥土撒在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的遺體上。他們又唱了『義人的靈魂』。然後，一陣可怕的忙亂開始了，棺蓋掩上，釘好，然後放進墓穴。四把鏟子匆忙地把泥土填進墓穴去。沙土像雨點似地灑落在棺蓋上。墓上的墳堆弄好了。一個十歲的小孩子爬上墳堆。只有被盛大葬禮逐漸引起的感覺遲鈍和心神恍惚才會產生出這樣的印象：這孩

子像要在他媽媽的墳頭上說話了。

他抬起頭，從他那優越的位置上失神地掃了那蕭索的秋色和寺院的圓頂一眼。他那鼻子翹着的臉孔在抽動，他伸長了脖子。如果一隻幼狼是這個樣子的話，誰都知道它就要嗥叫了。這孩子用雙手掩着臉，迸發出一陣陣的啜泣。向他刮來的風把一陣陣的凍雨打在他的手上、臉上。一個穿着窄袖子黑衣服的男人走向墳前。這人就是去世婦人的弟弟，哭泣的孩子的舅舅，他名叫尼古拉·尼古拉也維支·維德雅平；他從前是個教士，由於自己請求又還了俗的。

他走到孩子的跟前，帶他走出墳場。

二

他們在寺院裏過夜，因為尼古拉舅舅從前是這寺院的僧人，所以他們特別給他一個房間。這一晚是聖母代禱節的前夕。第二天他們就要南下，到伏爾加河上的一個城市去，舅舅在那裏一家進步派的報館做事。他們已經買好了車票，行李也收拾好放在地下僧寮裡，車站離開不遠，他們可以隱約聽到火車頭喘息的聲音。

那個晚上天氣變得非常的冷。僧寮的兩個窗子是開在地面上的，看上去外面是一角已經荒廢了的菜園子，一段有些冰窪的大路和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所埋葬的墳場的一角。菜園

中已經甚麼也沒有了，只有牆邊一些矮刺槐和幾畦凍得萎縮發青的捲心菜。每一陣風吹來，那些落盡了葉子的矮刺槐就像着了魔似地飛舞，然後又俯伏在路邊。

半夜裏，尤拉那孩子給一陣窗戶上的剝啄驚醒。黑暗的僧寮神秘地被一種刺眼的白光所照亮。除了襯衫，甚麼也沒有穿，孩子跑到窗前，把臉孔貼在冰冷的玻璃上。

外面既不見道路，墳地，也不見菜園，除了紛飛的大風雪之外，甚麼也看不見。風雪幾乎像是見到了尤拉，並且自覺它本身的威力，它咆哮着，吼叫着，竭盡一切可能在恐嚇他。那無盡的白色在天空翻騰着，向大地傾瀉下來，覆蓋了一切。風雪獨霸了這個世界，別的甚麼都沒有了。

尤拉從窗台上爬下來的時候，他的第一個衝動就是穿上衣服，跑到外面去做點甚麼。他恐怕那幾畦捲心菜給埋得太深，再沒有人能把菜挖出來了；他恐怕母親要沉進地底，離開他越來越遠了。

但結果他又在一陣哭泣中停了下來。舅舅醒來了，和他說了一陣主耶穌基督，並且極力安慰他。然後舅舅打着呵欠，沉思地站在窗前。破曉來了。他們開始穿衣服。

三

當母親還在世的時候，尤拉不知道他的父親早已拋棄了他們母子，獨自在西伯利亞和國

外過着荒淫浪蕩的生活，把家產盡情揮霍。別人總是告訴尤拉說，他的父親到彼德堡做生意，或者是參加通常在依爾比特舉行的商品展覽會去了。

他的母親一直體弱多病。到她知道自己染上了肺癆病後，她就常常到法國南部或者意大利北部去治療。有兩次尤拉也和她一同去。但通常他總是留下來，讓陌生的人來照料，而且每次照料的人都不相同。他逐漸習慣於這類變故，同時由於他經常生活在這紊亂的背景之下，生活在神秘事故不斷出現的環境中，他便覺得父親的不在場是理所當然了。

他記得當他還是很小的孩子的時候，有很多東西都是用他家的姓氏的。那時有一家齊伐哥工廠，一家齊伐哥銀行，好幾座齊伐哥大廈，有一種齊伐哥領帶夾子，甚至有一種叫做齊伐哥蛋糕的糖酒蛋糕，而且有一個時期，在莫斯科只要你對趕雪橇的車夫說一聲：『齊伐哥』，那就像說了句：『到傳說中的金城去』，他自然會把你載進一個神話的國度裡。你就會給送到一個廣闊而寧靜的林園中。棲息在松樹密枝上的鳥鴉抖落雪霜；它們的哇噪引起一陣陣就像樹枝折斷聲的迴響。純種的狗，成群地從新房子前的空地上越過大路跑來。再往前去，一盞盞燈火出沒在漸濃的暮色中。

然後，突然所有這些象氣都消失了。他們窮了。

四

在一九〇三年夏季，有一天尤拉和他的舅舅尼古拉坐着一輛帶後備馬的敞蓬車到郊外去。他們去探訪伊凡·伊凡諾維支·伏斯科波尼科夫，一位教師和通俗教科書的作者；他住在杜普里央卡，這莊園是絲綢廠商，熱心的藝術贊助人柯羅格里伏夫的產業。

這一天是喀山聖母的節期。當時正是收割最忙的時候，但不曉得是爲了節日的緣故呢，抑或是中午休息的時候了，田野中一個人也看不見。在似火的陽光下，那些收割了一半的田疇，就像剃了一半的犯人頭。鳥在上空盤旋，重穗的小麥直立在炎熱的寂靜中。遠處，收割過的麥地上排列着一捆捆整齊的麥桿；如果你盯它們盯得很長久的話，它們好像會動——好像土地測量員，沿着地平線邊走邊記數。

『這些是誰的地？』尼古拉·尼古拉也維支向帕維爾問道。帕維爾是報館老闆的幫工，他斜坐在馬車夫的駕駛箱上，拱着肩頭交加着腿，完全顯出駕馬車並不是他做慣的工作。『是地主的還是農人們的？』

『這些是老爺的。』帕維爾抽着煙，過了好一回才用鞭柄指着另一個方向說：『那邊是莊稼人的！——喝哈！走呀！』他向馬兒呼喝着，像個工程師注視着壓力計似地注視着馬的尾巴和腰部。那兩匹馬和天下的馬一樣：套在車上的一匹老老實實地拖着車，那匹沒有套上的像天鵝似地伸長着脖子，像個沒精打采的懶漢，只打算跟着鈴聲踏步。

尼古拉·尼古拉也維支帶着的是伏斯科波尼科夫的那本講土地問題之著作的校樣；有見

於出版檢查尺度的逐漸嚴厲，報館老闆請作者把原著修改一下。

『這裏的人們越來越不像話了，』他對帕維爾說。『附近一條村子裏，一個買賣人給他們殺了頭，縣立的傳種馬房也給他們燒掉了，你看這些事情怎麼樣？你們村裡的人怎麼說的？』

帕維爾的看法顯然還要黯淡點，甚至比那個催促伏斯科波尼科夫修改其對土地問題之激烈意見的檢查官還要黯淡。

『他們怎麼說？農人們給寵壞了——待得太好了，像我們這種人待得好是沒有用的。把一根繩子給莊稼漢，上帝也知道，我們馬上就會拿它來你吊死我，我吊死你。——喝哈！走呀！』

這是尤拉第二次和舅舅到杜普里央卡莊園去。他自以為已經認得路，每當田野在眼前展開，在樹林的周圍形成一道狹窄的界線之時，他就覺得自己認得這地方，馬上路就要轉右，而且就可以看得見那六哩長的柯羅格里伏夫莊園，以及在遠處閃耀的河水和對岸的火車站。但每一次他都認錯了，田野過了又是田野，一片又一片地相繼隱沒在樹林的後面。這些無垠無際的田野使他覺得自由自在，興高采烈。它們使他思想，夢想將來。

日後使尼古拉·尼尼古拉也維支成名的書，這時一本還沒有寫出來，雖然他的思想已經成形，他却仍然不知道自己能表白得多少。命運已經註定了他不久就要躋身於當代的作家、

教授和革命哲學家之列，他將成爲一個在意識形態上與某些人有着共同關注的，但除了術語之外，和那些人甚麼也不同的人。那些人，毫無例外地攀緊一套教條，只要抓到字眼和表面的意思便感到滿意了，但尼古拉神父已經鑽出了托爾斯泰主義和革命的理想主義，而且繼續向前探索。他熱烈地追求着一個激發人的、可捉摸的觀念；這個觀念會在運動中清晰地指出轉變的道路；這個觀念要像閃電或者轟雷似地使兒童或者不識字的人都能領會。他渴望着新穎的事物。

尤拉喜歡和他的舅舅在一起，他使他想起自己的母親。像母親一樣，他的心靈在自由中活動而且歡迎不熟悉的事物。他也有着同樣的高貴意識，以平等對待一切有生命的動物；他也同樣有一種天賦，能夠只經一眼就接受任何事物；他也能把他思想照它的原樣表白出來，而且在它們沒有失去意義和活力之前表白出來。

尤拉很高興他舅舅帶他去杜普里央卡，它是一座美麗的莊園，而且這還使他想起他的母親，母親從前很愛好自然，並且常常帶他到野外散步。

他同時也希望再見到尼卡·杜多洛夫，雖然尼卡比他大兩歲，說不定會瞧他不起。尼卡是一個住在伏斯科波尼科夫家裡的小學生；當他和尤拉握手的時候，他盡力把手臂向下壓去，而且把頭彎得那麼低，以致他的頭髮披下來罩住了他的額頭，遮住了他的半邊臉。

『貧窮問題的關鍵，』尼古拉·尼古拉也維支唸着那部修改過的稿件。

『我想也許要素兩個字比較好些，』伊凡·伊凡諾維支說，一面在校樣上改着。

他們在玻璃圍着的昏暗的洋台上工作，澆花的水壺和園藝的工具散亂一地，一件雨衣搭在一張破椅子的靠背上，角落裏是沾滿了泥漿的靴子，靴統坍在地板上。

『在另一方面，出生和死亡的統計數字顯示出，』尼古拉·尼古拉也維支唸道。

『加一句「在調查的該年度內」進去，』伊凡·伊凡諾維支說，並且記了下來。窗縫有點風吹進來。稿紙上面放着些當作紙鎮用的小塊花崗石。

他們工作一完，尼古拉·尼古拉也維支立即告辭。

『暴風雨來了，我們得快走。』

『沒有這回事。不許走。我們這就喝茶。』

『可是天黑之前我得趕回城裏去。』

『不要爭了。我不讓你這就走。』

俄式銅茶盟的炭煙從園子裡飄進來，蓋過了煙草和天芥菜花的氣味。一個女僕端了一托盤子的乾酪，漿果和乳酪點心出來。然後，他們聽說帕維爾到河裏洗澡去了，而且把馬也帶了去。尼古拉·尼古拉也維支只得留下來。

『趁他們預備茶點時，我們到河邊去走走吧，』伊凡·伊凡諾維支提議說。

由於他和柯羅格里伏夫的交情，柯羅格里伏夫把莊園管理人住宅的兩個房間供給他居停。這住宅和它的小園子座落在莊中冷僻的一角，靠近一條長滿了荊棘的舊路，除開倒垃圾的車子會偶而經此駛往一道用作垃圾池的廢溝去，早就沒有車馬行駛了。柯羅格里伏夫是個有遠見的同情革命的百萬富翁，這時正和他的太太在國外旅行。住在這莊園大廈裡的，目前只有他們的兩個女兒娜地亞和麗珀，一個保姆和幾個僕人。

一道密集的黑李子樹藩籬，把管園人住宅、園子從圍繞着田莊大廈的其中有草坪和人工湖的林園中隔開。當伊凡·伊凡諾維支和尼古拉·尼古拉也維支沿着藩籬走過時，小群的麻雀不斷地從樹叢裏飛出來。麻雀群集在黑李子樹叢中，它們的安靜談話伴隨着他們，就像水在管子裡流動。

他們走過了種花的溫室，走過了園丁的住宅，和一些石建築物的遺址。他們談着當時科學界和文藝界的後起之秀。

『不錯，是有些人才，』尼古拉·尼古拉也維支說：『但當前的風尚是搞小團體，和各式各樣的會社。不管他們服膺的是蘇洛維葉夫，或是康德，或是馬克思，團體總是庸材的庇護所。只有個人才追求真理，因而他們摒棄那些最不要真理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事物值得我們盡忠呢？事實上少得很！我認爲一個人應當忠於不朽，那是生命的另一個說法，更有力的說法。一個人必須對不朽真誠——對基督真誠！啊，你又翹起你的鼻子了，你這可憐的人。』

你一點也不明白。你向來不明白。』

『唔，』伊凡·伊凡諾維支哼了一聲。這個瘦削，金頭髮，不安到像條鱔魚似的人，他有一些鬚髭使他看上去像個林肯時代的美國人，他時常用手捋他的鬚髭，而且不斷搓着鬚尖。『自然，我沒有話說。你是知道的，我對這一類的事觀點相當不同。可是，既然我們談及了，你就說說吧，當你還俗的時候，他們褫奪你的神職之時，是怎麼樣的呢？我敢打賭你一定很害怕。他們沒有咒逐你吧？』

『你想改換話題。不過，也不要緊……咒逐我？沒有。教會不再實行這種規例了。咒逐是很不愉快的，而且還有一些後果。譬如說，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此人不能做公務員，他們禁止我去莫斯科或者彼得堡。不過，這些又算得甚麼呢？我始終認為，一個人必須對基督忠誠。我來說明這道理。你所不懂的就是：一個人可以是個無神論者，可以不知道究竟有沒有上帝，或者爲什麼，而仍然可以相信人並非自生自滅的動物，而是生活在歷史中。他仍然可以相信，如我們目前所知，歷史是從耶穌基督開始的。他仍然可以相信基督的福音是歷史的基礎。那麼，歷史又是甚麼呢？歷史是若干世紀以來對死亡之謎的有系統的探索，並且一直企圖克服死亡。正因爲這個，人類才發現了數學上的無限大和電磁波，也就是爲了這原因人類才作交響樂。如果沒有某一種信仰，你能不能在這個方向上進展呢？你進展不了。沒有靈性上的裝備，你決不能有那些發現。而，這裝備的基本要素是寫在福音書中的。它們是些

什麼呢？首先，愛你的鄰人，這是生命活力的最高表現。這種愛一旦充滿人的心靈之後，它必然會泛濫四溢惠及衆人。還有就是現代人的兩個基本理想，（我不能想像一個現代人怎麼可以沒有這兩個理想），自由人格的觀念和把生命看成一種犧牲的觀念。別以爲它沒有甚麼了不起，這一番道理至今仍然極端新穎。在遠古是沒有這種觀念的歷史的。古代只有流血、有獸性、有殘酷、有麻臉的羅馬暴君——他們是不知道奴隸制度有多麼卑下的。不錯，遠古還有驕人的永遠留存的銅碑和大理石柱子。但，在基督沒有降臨之前，時間和人都不能自由呼吸啊！是基督來了之後，人類才開始爲將來而活着。人不像一隻狗似地死在壕溝裡——而是死在家中，在歷史中，當克服死亡的努力在全力進行時；人是在分擔這項工作中死去的。哎呀！我越說越激昂了，真是！我可不是等於對着一堵空牆白說麼？』

『你說的是玄學了，我親愛的朋友。我的醫生可不讓我談玄學呢，我的胃可吃它不消。』
『唉，罷了，跟你說是沒有用的。我們不要再說下去了。哎呀，我的天呀，多美的景色啊！你這幸運鬼！也許你天天見着這樣的景緻，也就不覺得它美了。』

河水像一片壓上一道道了縐紋的白鐵，反射着躍眼的陽光，令人不能多看。突然之間河面的在波浪中分成兩半了，一艘大型的渡船，滿載車、馬、農人和他們的妻子駛向對岸去。
『現在只不過是五點多鐘，』伊凡·伊凡諾維支說『那就是從敘士蘭開來的特別快車。它每天五點鐘零五分經過這裏。』

在遠處的平原上，從右邊馳向左邊，是一列整齊的黃藍色的火車，因距離太遠，看起來只有一點點大。突然他們發覺，那列火車已停下了。火車頭冒着白色的蒸汽，然後是一聲悠長的汽笛聲。

『奇怪，』伏斯科波尼科夫說。『大概出了事。這列快車在那片草原的當中停下來幹甚麼呢？一定出了甚麼事。我們回去用茶點吧。』

六

尼卡既不在園中也不在房子裏。尤拉猜想他所以躲起來是因為大人們使他煩悶，尤拉年紀又太小。當舅舅和伊凡·伊凡諾維支到洋台去工作的時候，尤拉一個人到外面去閒逛。

這地方是多麼的迷人啊！黃雀不斷地鳴囀，每叫三下就停一停，好像有意讓整個田野有足夠的時間來吸盡這清潤的銀笛似的鳴聲，連最後一下振動也不放過。一股濃烈的香味給熱氣凝結在花畦上，好像因為在空氣中迷了路所以停留不去似的。這樣的情景使得法國南部和意大利北部那些避暑村鎮的記憶浮動起來。尤拉在這裡轉轉那裏轉轉。他母親的聲音的幽靈好像正漫遊於這片林野。他似乎從鳥語蟲鳴的音樂裏聽到了她的聲音。他不時因幻想而驚顧，以為母親在喚他，叫他去她的跟前。

他走到荒溝那裏，穿過小樹叢爬過壕塹的邊緣，走進長滿在壕溝底下的冬青叢裡。